

人间物语

小巷木楼

| 秦雅军 文 |

小城中原本有很多小楼,约是民国年间的老屋。极低矮的两层,檐口压下来,仿佛伸伸手就够得着。就是这样的小楼,檐口接着檐口,屋脊挨着屋脊,连绵出一条弯弯折折的巷子。

小楼被称为“木楼”,却不完全为木制,底层墙为小青砖叠砌而成,墙面刷的白浆渍痕斑驳,露出底层的砖色;厚重的整木大门上,有两个铜质的门环,像两只耳朵,倾听着小巷青石板上的声响;条石的门套上刻有精美图案,被摩挲久了,圆滑地泛出清亮而温润的光芒。小楼被称作“木楼”,实则砖木结构,粗大的木柱立在青石底座上,木梁被隐藏在木片的吊顶里;二层是木片封堵成外墙,木色因日晒雨淋显得有些黯淡;屋顶则一律是叠砌的小黑瓦,沟壑分明,有着精巧的韵致。墙有青、白两种颜色,二楼烟熏的木色和巷道中一线的天青色,相映出一幅墨色斑驳的国画。一点拥挤,半分苍凉。时而,从二楼的窗子里露出一张女人圆圆的笑脸,巷道顿时鲜活起来。

外婆家就有这样一座小楼,房改时被分给了住在这里的房客,每家只占据其中一小间。客厅公用,也不大,刚好够靠墙摆放两张八仙桌;再往后便是天井,里面真真正正有一口井,麻黄色井圈圆润得如同包了浆,绳索在井壁上扯出的痕迹,仿若锯齿;地面是青石条与鹅卵石的组合,间杂有趣;天空是方形的一小片,阳光漏进来,暖暖地照在石缝罅隙里的绿苔藓上,或有仙气。天井是一个枢纽,也是公用的,后面连接着其他小楼或矮房,各自单门独户。最尽头一小花园,种植各色花草,更有各种昆虫,是我幼时的百草园。

我贪爱那里的温馨,更贪恋外婆的偏爱。也许是觊觎外婆饼干桶里那花样百出、没完没了的零食,或者是渴望与房客们年纪相仿的孩子一同戏耍,每逢周六放了学,便走七八里地,着急过去——度周末。

小楼里的房客来自不同地方,说话间的风情也各不相同。平日里小楼里唧唧呀呀,既算不上热闹也不冷清,有苏州评弹的韵味。

小楼二层有一排窗,通常开着的不过一扇、两扇。内层有雕花的蒙纱木扇,用木棍斜斜支起,让人莫名地想起潘金莲。窄小的楼梯踩上去,会有“吱……呀、呀……呀”的声响,韵律整齐却不单调,若有人下得楼来,早早就报了信。

少年的心思懵懂。我想,自己喜欢这里或许还有一个原因——就是二楼上住着个长有油亮长辫的漂亮女孩儿。我听着她“哎呀、哎呀”地上楼、下楼,并不敢抬头看她,躲躲闪闪中被她明眸皓齿地一笑,顿时魂魄飞散,半晌才回过神来。年少害羞,并不曾与她搭话,她应该也很害羞,总是待在小楼上,轻易并不下来。我时常搬张凳子,坐在楼梯口,一边和外婆搭话,一边等待着楼梯响。

曾上过一次楼,是被她姑娘请去当模范教材。我在逼仄阴暗的楼梯上踩踏,“哎呀”声好似拴住了腿。待我被请上楼,她姑娘一口吴侬软语,教训她要向我学,好好地读书。二楼极矮小,跟如今LOFT公寓的层高差

不离,我在矮竹椅上规规矩矩地坐着,身体僵硬,大气都不敢出。她却无所谓,倚着窗户坐在高凳上,双脚离地左右摇摆,并尖声细气地哼着小调,并不朝这边望。这一次教育注定是失败的。但我很高兴,终于有机会登上了二楼,并远远地从窗户里看见了外面巷道上的风景,也知道了只有她和姑娘住在小楼上。

在小楼连接成的巷道里来来往去了几年,后来因为学业繁重,有段日子没能去外婆家,也逐渐忘记了那个会哼小调的女孩儿。直到有天去外婆家,小楼里传来“咚咚咚”急促的下楼声,是力道浑厚的鼓声,将那些评弹里的“咿呀”声压制了。一个极俊俏的男孩跑下楼,风一般穿过客厅,刮去街面的巷道上,倏忽不见了。我对这男孩竟有几分熟识,却记不起,便悄悄向外婆打听。外婆愣了下神,诧异地望着我:楼上姑娘家的二小子呀?看到我茫然的神情,外婆旋即笑了:傻小子,他小时候被他姑娘当作女孩子养的,大了才改回了男装。

我听了很失望。失望之余,又有些上当的愤怒,仿佛被谁戏耍了一回,从此也不再打探他的消息。后来,他姑娘死了,母亲接走了他,从此再无音讯。说是外婆的葬礼上,他母亲带着他来过,我却没碰上。那时男孩已是青年,他规规矩矩地上了香、磕了头,便又匆匆走了。

听说巷子要拆迁,便想给小楼拍上几张照片,留作回忆。然而,待我上次回家,小楼已被拆得面目全非。满地青砖、黑瓦的碎片,间或夹杂着破碎的木条;勒脚上的青苔也干枯了,没有了饱满的鲜绿;天井被瓦砾埋没了,我翻找了半天,却再也找不到。至于那个承载我童年欢乐的花园,还有幼时玩伴的欢笑声,更是杳无踪迹。

瓦砾堆边,忽然想起这段往事,不禁“扑哧”笑出声来:那日里,这个风一般的男孩,是否在窜出楼梯时,停了半秒,对我笑了一笑?

相片终于没有拍成,便有些许遗憾,如今用文字记录下来,大约是为做了些弥补吧!



家园

摄影 搞活

忆林

元宵漫忆

| 唐咏梅 文 |

小时候,乡下人还都恋着故土家园,年轻姑娘和小伙还没扎堆进城,赣中大地山里人的元宵热烈而欢乐,深藏童年记忆中。

新年的热闹从大年初一持续到十五。最盼的还是新正月三五之夜,听得山外隐隐传来“嘭嘭”鼓声,孩子们搁下半碗饭,招呼伙伴飞奔而去!

顺河而下绕过山嘴,东南边牛头山下老祠堂屋场外,十亩大田稻茬干净整齐,青灰色湿润泥土中冒出草芽,远看一片毛茸茸的新绿。两支队伍摆开场子,舞龙灯:一边各九个后生,腰间大红巾子一扎,锣鼓唢呐声中迈开步子。闻声,全村男女老少倾巢出动,逶迤而来,等天边升起圆月,龙灯狮子舞起来。

老祠堂马头墙高高翘起,一口长方天井,两侧过道铺设大红地毯。上厅天子壁前,齐人高长条神桌上,暗红朱砂香炉一撮檀香青烟缭绕,红漆木桌两端微翘,两头支起两盏大红烛,中间摆放祖宗画像,嗡嗡响的人声、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,仙逝的人撇嘴微笑,仿佛十分惬意。

大厅正中,置一四方桌,盖张红布,天花板斗拱边一道横梁两头下弯——离地两丈高的“虾公梁”上,悬挂一道红绦,当中挽结大红花。

祠堂门口,大屋场晒坪上人山人海,中间划出个大圆形场子,两个青年小伙跨步出来,朝黑压压的人群抱拳作揖,扮上红格子长袍狮身,连着烫金大“王”字狮头,秒变昂首挺胸四足“雄狮”——金色鬃毛飘洒,一对黑白大眼眨巴,咧开阔嘴点头憨笑。锣鼓声响,“狮子”绕场叩拜天地四方,目光炯炯环视众人,一展威而不怒王者风范。

鼓乐声转缓,人群中自动闪出一道空隙,“狮子”摇头摆尾,跨进祠堂大厅,上厅早有另一只模样神似的“狮子”(头上没烫“王”字,显然是“弟弟”)躬身打拱,迎候“哥哥”进屋,观者潮水般涌进前后大厅,塞满各个屋角。

“双狮”竞演开始了。“哥俩好”咬咬头发,挠挠脖颈,你追我赶,满地打滚嬉戏;玩闹中双双跃上方桌,鞠躬叩拜祖宗神位。转身,飘然落地,全场走两圈;这时两方桌叠起、四腿对齐,四人侧立伸手握住桌板上四条桌腿。锣鼓声一声比一声急,“双狮”地面腾跳,跃跃欲试,忽的一声,敲响似惊雷,“雄狮”屈身下蹲,身子一沉脖子一缩,突然发力长身一跃稳稳立于高桌上,凌空俯视,气定神闲。热情的观者丢出一挂挂鞭炮炸响,火星飞溅头顶,点燃“双狮”无限荣耀!

为摘得梁上大红花,“双狮”轮番飞身扑向高处,几个来回没碰着花结——还差老远。两张方桌上又叠加三张条凳,两张背靠背用红布绑紧,第三张四腿相向反咬、卡牢,增派两人踮脚肃立桌旁,目光紧追高空舞者,随时出手保护。“双狮”飞身而上,前身直立,后足抓牢两寸宽凳脚,张牙舞爪,你争我抢各不相让,几个回合下来,“弟弟”

明显体力不支,摇摇欲坠;“哥哥”一个腾空离开支点,纵身飞起一把扯下大红花,直从两丈许高空空中翩然落下,借势就地打了两个滚儿。锣鼓声最激越处,骤停,满场肃静几秒,观者呼吸都停止,十几秒后,回过神来,掌声雷动!“哥哥”伏地而起,胸佩红花,张臂迎接从高凳上飘然而下的“弟弟”,相拥并肩面向观众,绕场抱拳再三谢幕。

褪下一身行头,钻出来四个血气方刚的英俊后生,满脸绯红热气腾腾,浑身汗湿衣裤滴下水来!

醒狮表演完美落幕。屋外,深蓝夜幕繁星闪烁,东山上圆而白的月亮露了脸。坪场外,大田里一面大鼓坐镇,铜锣、钹儿咣咣当当敲打,一双唢呐齐奏,九节龙的龙头领先,张牙舞爪高高昂起,左右巡视;紧跟身后八节龙身,竹制灯笼内点燃蜡烛,龙头并不相连,动起来全凭舞者眼、手、身、脚配合默契,踩准鼓点,形断意连。

一个年纪稍长者,双手高举金色龙珠飞旋,两股火龙追随舞动,上演“双龙戏珠”。鼓点急雨似的,一阵赶过一阵,两条长长火龙,忽而蛟龙入海破浪穿行,忽而飞龙在天遨游星月,两边九个舞者身手变化无穷,脚底生风步法不乱暗中较劲;龙头口中金珠飞转,炫彩夜空,九节龙身行云流水,烛火不熄。远近村庄聚来数千观者,里三层外三层越围越紧,口哨声呼喊声不断,响彻云天。

大田一侧,一个苗条漂亮的大妹子扮作“鲤鱼精”摇摆红尾巴,另一个是害羞的“海蚌姑娘”,眉间一点胭脂红;她俩身后,各领九个十五六岁姑娘,每人手中细长青竹竿挑起一盏六角宫灯,棱角垂下红丝绦,薄细棉纸做的六面灯壁上,晕黄烛光摇曳中隐现梅、兰、竹、菊、红牡丹、白荷花等各色剪纸图案生动鲜活。看灯的年轻小伙子,冷不丁一个趑趄作势撞来,姑娘们护着心爱的灯笼,低眉笑语:“小心烛火。”一年一次,借着朦胧月色一盏花灯,把鲜嫩水灵山妹子看个够。

午夜时分,新年第一轮圆月升至中天。欢乐乐声中,舞狮者道声“狮子升天,人寿年丰”,两座狮头挂回祠堂前厅右壁上,静静安放,护佑地方百姓平安——“狮子”魂归天上恪守神职,仍载着文殊菩萨云游四海,普度众生。

一堆干柴垒成宝塔形,大田里燃起红红的篝火。两条火龙围着火堆晃晃悠悠慢慢歇下来。舞龙者喊声“二龙下海,风调雨顺”,龙珠收起停靠祠堂前厅左壁,与“狮头”安然相对;龙头抛进火海烧起来,八节龙身随之摘下扔进火海,各留九根油亮木杆,来年新春再起新龙。

众人欢呼围火取暖,火光映红千张笑脸。

“闹元宵”的热烈繁华,转眼走向“烧元宵”一片熊熊烈火。漫长冬日深藏的心灵,一年辛苦奔忙的疲累,在这圆月高照的夜晚尽情挥洒释放。龙灯狮子驱邪除魔,一堆篝火赶走寒冬,一切负担从此放下,“烧掉”过往重新出发。